

現代戲劇叢書

江之南春

張道藩 主編
馬彥祥 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一版

江南之春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主編者	張道藩
編著者	馬彥祥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鐵英校對

(1750)

現代文藝叢書總序

戲劇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不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功用在於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為文學，均為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為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為文辭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為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為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即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日力事模仿，以爲非但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卽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前言

在一九四〇年，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舉行的抗戰藝術總檢討的會席上，關於戲劇部分，我曾提出了如下的報告：

……戲劇形式方面，這裏想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已經產生了一些新的形式，但大部分的劇作依然不會脫去自然主義的手法，在三幕五幕這樣的寫着。這種寫法對於一般理解力較低的觀眾無疑的是一種損失。記得二六（一九三七）年的九一八之夜，在大治看政治部抗敵演劇隊演劇，就會經得到這樣的教訓：沒有固定的劇本，在台上臨時編演的戲，觀眾都能看得懂；編好了的劇本，有很嚴謹的結構的戲，觀眾反而不能十分了解。這一教

訓告訴了我們過去的劇本作法，講求結構嚴密，對話簡練，事實上並不能適合廣大民衆的要求，其效果甚至不如從前文明戲的幕表制。自然，這並不是我們的話劇要再去走文明戲的路，而是說，即使是文明戲，也自有其獨特的優點足供我們的參考。例如牠的分場清楚，過場戲多，對話不嫌重複，在目前都是牠的好處。爲了我們的宣傳效果能夠更廣泛地更有效地傳達給觀衆，我們還有從各種民衆所早已熟悉的藝術形式中去學習方法的必要。」

時間相隔已經兩年多了，這期間，我就個人所見的，除了前方的一些演劇團體所創作的劇本，有時爲了客觀環境的要求，頗能不爲舊有的一些規律所束縛而外，在後方，只有陳白塵兄的「汪精衛現形記」是完全因採用了舊的戲劇形式而更增加了故事與人物的煽動性。但是這一有意義的創作卻始終未曾被都市裏的營業劇團採爲上演目錄之一，其原因，我想也許正是爲了牠的形式不爲一般都市的話劇觀衆所習慣吧。如果在鄉村裏演出的話，

由於其形式的明確與活潑，戲劇效果之迅速，我相信是可以保證的。

一

「江南之春」就是在這樣的目的與企圖之下來嘗試改編的。原作陳瘦竹先生的「春雷」是早已獲得了文壇定評的作品，經過這次以另一種文藝形式寫出來時，對於原作精神的損失自所難免，不過，在這裏，我卻卻做了兩點嘗試；第一、我盡量放棄了所謂經濟手法的「補敘」，而採用舊形式的首尾貫穿的寫法，務使整個故事的發展頭路鮮明，觀眾看戲時可以不必費許多腦力在劇情的思索上（自然，爲了舞台上的種種條件，其中仍有不能絕對摒棄「補敘」的手法之處——如牛頭山案件的發生經過即其一例）。因此，全劇分場較繁，達十六場之多。第二、對話方面，爲了求一般文化水準較低的觀眾易於接受起見，只要不太嘈雜，我是不惜予各個人物以再三重複說出的機會。這種手法若以自然主義的處處講求經濟的寫劇技術的眼光來看，實在都是很笨拙的了。

這劇本的演出，在力求寫實的今 舞台工作者看來，自是一件頭痛的事 而事實，當我自己爲中國萬籟劇團主持這劇的演出時，由於工作計畫的精密和排練的純熟，不僅克服了 初舞台上的困難，而且創造了當時重慶話劇換景時間的最迅速紀錄。我相信，如果不是爲了滿足都市觀眾的寫實要求，而能利用幕或屏風等裝置來演出，其舞台工作是決不會因分場多而更增加困難的。

三十一年七月。

第一幕

第一場

離石家鎮不到十里光景，便是楓林村。村很大，住有約摸五六十戶人家。

這時本是秋收過後，小麥放青的初冬時節，雖然還是阡陌縱橫，村舍相望，卻已是滿目荒涼，一片劫後的景象；田裏留着許多槍炮的背痕。

這裏是本村村長王大戶家的門口，這座八字大門牆，在全村中要算是頭等好房子。門前有很大一片稻場，場上置石凳數事，夏晚時大家都在此乘風納涼。場左邊有幾個零零落落的牛棚。不遠處高起着一個土墩，站在這土墩上，東面可以望見石家鎮以及附近各小村莊，北面可以看見相隔大不過三五里路的楓林山，山上隱約地矗立着一座石堡。村中孩子們常到這土墩上玩，多少年來經過這無數的小手小脚爬上去，弄得這土墩上寸草不生，好像禿頭一樣。

這時正有幾個小孩子照例在這土墩上玩要，有的拿着竹竿，有的拿着紙旗，嘴裏喊着「打倒東洋鬼！」互相扭着拌角。

忽然遠遠地有人呼喊：「不好了！東洋鬼來了！」起初不過一兩個的喊聲，漸漸名處響應，聲音越來越高。小孩子們聽得這樣喊，不覺也發呆了。接着就有幾個鄉民各攜衣囊包袱等自右邊倉棧跑來，一面喊着「大家快跑呀！東洋鬼來了！」一面都向楓林山那條路跑去。一個鄉民在走過王大戶家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上去打他的大門，在門外喊：「大戶伯公，東洋鬼來了，快到楓林山上去躲一躲！」喊了幾聲之後，也跟在大伙後面向楓林山跑去了。

這時小孩子們如夢初醒，也就一哄而散。台上空了一會，只見大門慢慢地開了，出來一個老者，就是王大戶，他在本村裏年紀最大，輩分也最高；平時說話在村裏人的心中頗有一些斤兩。最近爲了石家鎮被敵人侵入，鎮上首富石柱林老爺——大家都只叫桂老爺——帶了兒女避難下鄉，借住在他的家裏，他除了日晝應該招呼的事情而外，又多丁伺候桂老爺一分差使。這時他在屋裏聽得外邊人聲喧擾，特地跑出門外，只見一羣羣的男女，攜老扶幼的從他的門前經過。

王大戶（大聲叫喊）喂！喂！大家不要跑！桂老爺說的，叫大家不要跑！

（逃難的鄉民有的沒有聽見的就跑過去了，有的沒有十分聽清楚的便問：「大戶伯公說什麼？」有的索性也喊住了別人說：「大家不要跑，聽大戶伯公說什麼。」秋生過率）

秋牛 呀？大戶伯公，你說什麼？

（這時大家慢慢地都圍攏來了）

「大戶 大家聽我說，不要慌，也不要怕。杜老爺在屋裏，叫我出來對大家說，他有太陽旗，只要把太陽旗一掛起，就沒有事，叫大家不要亂跑。」

（鄉民中自然也有比較胆子大一點的，大都是些年輕小伙子，例如像青郎、小紅郎等。他們都仗着年輕力壯，平時遇事都喜歡出頭；尤其是青郎，因為走過幾個碼頭，見過一點世面，不覺胆識更是大了。）

青郎 什麼？桂老爺說，掛了太陽旗就沒有事？

王大戶 （大聲疾呼）是呀！快去叫大家回來吧！你們看，桂老爺有百萬家當，還有千金小姐，你們看他逃了沒有？連我王大戶，你們的村長，年紀比你們大這麼多，也不逃走呀！不礙事的，回來吧！我是一片好心，信不信由你們！（說完又回進大門去了）

（鄉民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秋牛 （取決於人）你們看，桂老爺的話倒底靠得住靠不住呀？

秋生嫂 （永遠是那樣自信地）管牠靠得住靠不住，我們到山上去躲一躲，總不會靠不住。你就是愛多管閒事！

王老四 秋牛，既是桂老爺這麼說，我想總不要緊的。

（秋生嫂把秋生拉到一邊去了）

阿元（同意王老四的說法）噯，老四的話對！你們看桂老爺他自己也沒有走不是？

七婆婆 誰知道呀，阿元，不要上大戶伯公的當！桂老爺他們自己說不定早就走了！

（王大戶忽然又開門出來）

王大戶（喊住大家）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你們看，桂老爺親自出來掛太陽旗了！

（大家頓時肅靜，都眼睜睜的望着那大門口，只見桂老爺一位六十歲上下的鄉紳，白胖臉上帶着副闊邊眼鏡，頭上灰白頭髮，剪得短短的，下巴留着三尖灰白鬍鬚，嘴裏啣着一根湘妃竹的長烟管，不慌不忙地出來，把手裏的一根太陽旗交給王大戶，看，桂老爺在大門口把旗掛起。石鳳小姐跟在桂老爺的後面。）

七婆婆 秋生嫂，桂老爺真的掛起太陽旗了！

秋生嫂 那麼我們真可以不跑了？我看靠不住！

桂老爺 大家不要怕，也用不着逃走。皇軍老爺萬一真的來了，只要大家跪下來叩頭迎接

他們就沒有事，跑做什麼？

（大家互相觀望，議論）

王大戶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大家省點力氣好不好？

鳳小姐 爹，讓他們走吧，誰知道——！

桂老爺（怪她多事）你比我懂！

王大戶（從中解釋）鳳小姐，鄉下人少見識，不受人抬舉，桂老爺是爲他們大家好。

（鳳小姐一聲不響地回了進門。門外鄉民們還是在那裏議論紛紛。桂老爺正要轉身進去，忽然——）

王大戶（悄悄地拉住桂老爺的衣袖）桂老爺，真靠得住麼？

桂老爺（當然靠得住！）皇軍老爺也是人，我們只要肯低頭服小一點，有什麼可怕的？城裏吳老爺說得好，從前皇帝還少不了百姓，何況他們是東洋人，到了這裏，人生地不熟，怎麼能不要老百姓？（說完就進門去了）

王大戶（絕對相信）大家聽見沒有？剛纔桂老爺說的，皇軍老爺也是人，有什麼好怕的？城裏吳老爺說過，從前皇帝還少不了我們老百姓，他們東洋人；到了這裏，人生地不熟，怎麼能不要我們？吳老爺是誰，你們總知道的，就是桂老爺的親家，現在在城裏當維持會委員，你們還不相信他的話？（說完他也進門去了）

（大家將信將疑）

秋生（這樣說，真是不要緊了。）

秋生（天曉得！就算桂老爺升了太陽旗，也只保得他跟王大戶兩家，我們家裏都沒有太陽旗呀？）

小紅郎 不過城裏吳老爺的話也對，誰來也不能沒有我們老百姓呀！

阿元 只要對他們客氣點，我想不要緊的。（問王老四）老四，你說是不是？

王老四 唔，東洋鬼就是不買我們的賬，總不能不買桂老爺的賬呀！

七婆婆 哼，也難說！（搖搖頭）阿元，桂老爺在本地雖然有點名氣，東洋人可不見得也怕他。

秋生嫂 倒底是婆婆年紀大的人說的話有道理。桂老爺要是不怕東洋鬼，也就在鎮上住着好了，何必逃到我們這裏來呢？人家幾千萬兵馬都打不過東洋鬼，……

阿菱 對！秋生嫂，我們走，讓桂老爺去跪下來迎接東洋鬼好了，我們還是到山上去。

秋生嫂 對，對！快點走，誰知道東洋鬼生的什麼心腸！要跑的快跑，不跑的讓開路！（拉着秋生先跑了）

阿元 要跑索性大家一齊跑！

（大家嘴裏都喊「跑」！一窩蜂都又向楓林山那條路跑去了。只有青郎和小紅郎兩個胆子比較大一點的，還在觀望。）

小紅郎 青郎，你看要不要緊的？

青郎 誰知道！可是一天到晚逃命也不是辦法呀！

小紅郎 我看不要緊。城裏吳老爺跟桂老爺是親家，他們跟東洋鬼總有點交情的。前天桂

老爺不是派了榮少爺進城去找他的丈人吳老爺了麼？聽大戶伯公說，榮少爺這趟進城就是爲了這樁事情。看光景，只要城裏吳老爺肯出來撐腰，桂老爺不但就要撈回鎮上去，難說還要出場呢。

青郎說來說去，可惜校長先生不在這裏，要不然，他總可以有點辦法的。

小紅郎說起來，青郎，王校長逃出去之後，有信回家沒有？

青郎沒有，至今快有半個月了，毫無音訊，害得三老太部急出病來了。

小紅郎王校長先生逃出去了也好，眼不見爲淨。他們讀書人平時怕的就是東洋人，現在要是還在這裏，眼看着石家祠堂裏他一手辦起來的那個小學堂變成了東洋兵營，還不把肚皮都氣破了？

（一個鄉民忽忽地從右邊跑來）

鄉民東洋鬼走了，兩個，我親眼看見的，叫大家不要跑了。

小紅郎真走了麼？

鄉民真走了，我看他們走出村子向南去了。小紅郎，告訴大家回來吧。

小紅郎都跑到楓林山上去了。

鄉民好，我去叫他們回來。（說完忽忽地向楓林山那條路跑去了）

小紅郎青郎，我們幸虧沒有跟着跑，要不，多走多少冤枉路？

青郎（從右邊望見）咦！這不是馬浪蕩麼？

（馬浪蕩身上掛滿一鍋鏟刀勺，顛顛地走過來）

馬浪蕩 咦！嘻嘻！青郎，小紅郎，你們都在這裏，怎麼不逃呀？

青郎（看他那副怪樣子，不覺好笑）馬浪蕩，我看你頭上還可以頂一只馬桶！

小紅郎 說正經話，馬浪蕩，我看你不要在這裏浪蕩浪蕩等死，要逃快點逃吧！馬家就你

這丫頭，不要絕了種！

馬浪蕩 王八東洋鬼！怕他就不姓馬。

小紅郎（故作慌張）哎呀！不好了，來了！

馬浪蕩（手足失措）什麼？什麼來了？

小紅郎 東洋鬼來了！

（馬浪蕩叫了一聲「不好！」轉身就逃，一不小心，腳下一絆，跌在土墩上，背上

叮叮噹噹響個不停。青郎，小紅郎在後面大笑。）

馬浪蕩（站起來，石了一看，知道中計，故意假笑）哈哈！你們上我的當了！我是假逃

走呀！你們當我是真的逃走麼？笑話！怕他就不姓馬。你們看，我等在這裏，偏不逃

走，看東洋鬼來了一口吞了我！（索性就坐下來）

青郎 咳，馬浪蕩，你那三十幾歲，活在狗身上，枉爲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反不如梅大娘